



■ 李林青

回到海南岛西部,是为了把自己还给自己。我远离城市,听鸟鸣,听风归于自然的寂静。曾经那么熟悉的山与水,延伸在脚下,故乡的田野在四季的更迭中,面目愈发清晰。在乡间,人可以无拘无束地昂首挺立在天地间。黑夜中摇晃的灯盏,已逾期颐之年在轻声哼唱小曲的祖母,还有像小船般挂在天上的下弦月,不断地在我的记忆中闪现。

海南西部的生活日常像溪水,静静地流淌。漫步其中,会让人的灵魂刹那间安静下来。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,慢慢享受孤独所带来的淡泊滋味。身旁的海潮余音绕梁,在年少和衰老之间,直面繁花盛开。在夜深人静之时自忖,人短暂的一生会留下多少感慨啊。海南西部所给予人的启示,是它具有足够深的沉默,在这里可以阅读生命的静寂,思索人世难解的因和果。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,阳光几乎取代了雨水,偶尔,雨水悄然侵入干枯的河床,它仿佛带着前世不曾实现的愿望,以及难以言说的秘密。远去的金色帆影,与在壮阔背景下沉坠的落日,还有彼此告别时不停挥舞的手,已经坦露了一切。无声有时也是一种语言,它在心里留下的影像,日复一日。在每一个黄昏或清晨,风翻动着草木诗页,留下深情的吟哦。巍巍故山,那是先人的埋骨之地,松柏之思天长地久悠悠不绝。就算篱院寥落,那里依然有旧燕归来,有游子忐忑的履痕。

可以说可以哭的海南西部,它携着大风的歌咏和磊落不羁,展现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。古代舆图所标注的域名、渡口以及山川,有的还在沿用旧时称谓,有的却已古今异名。对此方山水人文的寻绎,让人悄然把历史连接起来,不灭的气脉在天地草木间律动。遥望古骆越人留下的星与火,在浓重的夜色中仍感璀璨无比。还有那些在太空中御风而行翩然来去的先贤,他们始终俯瞰着这片清气涓注的土地。无论是解衣盘礴的海琼子白玉蟾,还是块海之中一柱擎天的丘深庵,他们都是扫去海南原始蒙昧的天涯巨子,是万里碧海中最绚丽的浪花。如今想象唐宋之际众多巨匠的奔赴,想象舟楫漂泊于蛮烟,人生的离别带来的不仅是恸哭,还有浪漫的心寄如鸿。

此番归来,海南西部依然月明。那些高于命运的际遇慢慢被光阳疏解。每当走近一座山,或者一条河,心中怀古的涟漪就会莫名泛起。想着那些曾经挥鞭打马走逝的身影,他们所背负的功与名在西部的寂寞中依然可以找到动人的描述。失魂落魄的前参知政事李光独自踟蹰在昌化军,他黯然忆起故乡越州上虞的翠茗,忆起江海阻隔狼烟遍野的赵宋,眼眶不禁濡湿。自桄榔庵漏下的月光,已然照彻了往事的诗卷。那条承载着历史水流的北门江,还有经历岁月冷霜的载酒堂,此刻也已显得风烟漫漶。推开对海的窗户,湛蓝的海的镜子与万里高天互映,顿感人生深邃无比。在自然的空阔中,“我”和“我们”都不是主角,但海南的西部还是西部,它代表一个相对独立的方位,是我们精神的归宿地。

从城市回归乡野,栖隐于海角一隅,想起人生种种,自己不由得哑然失笑。岛上的呼吸穿越了几千年,它留下了倔强的椰子树的影子。先人的身躯像划破时空的闪电,徘徊在每一个失眠的夜里。人们带着前世的记忆观海,海岸边上的礁石就是时间永恒的碑碣。

热带雨林是自然永恒的建筑,它让人想起人世奇妙的叙事,气象恢宏且匠心独运。一千年接着一千年,人们在舔舐淌下的汗滴,回味挥洒不去的岁月盐分。仓颉——那个浮游在海上咀嚼文字的人,他所塑造的意象至今若隐若现。

一直在行进中的海南西部,像一条大河奔流过岩石的河床,触碰如冰面般锃亮的天空。它所贯穿的区域均流经古老的渡口,并且每个渡口上都有代表性的人物在驻守,他们分别是澄迈的唐纲、临高的王佐、儋州的黄河清、昌江的王义方,以及东方的符确和乐东的吉大文。上述人物至今依然鲜活,他们就像自然地理上的固定标志,其精神指向是谛听,是西部心与心的连接与喧响。他们是璀璨的生命粒子,沉默的西部因为他们的曾经出现而颇富戏剧性。各路人马齐聚海南西部,有的唱着荡气回肠的琼剧,有的操纵着手中的木偶,剧情十足。还有的唱着欢快奔放的儋州调声,以及古老的带有洛阳腔的哥隆民歌,和愁肠百结一咏三叹的崖州民歌。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均拿出别人最想要的,比如用鼻吹笛,用脚织布,用腹辨音,用耳听香。其生命的神秘感与厚重感至今撼人心魄。

西部的空旷包括扶疏的草木,稀少的人烟和原始的物候,以及天高海阔。人们在固有的情愫中努力追索,力图揭示出事物的某种内在联系。海南西部巨大的空间里孕育着无穷无尽的光,那是植物、江河、海面、星空所闪现的洁净之光。

安居于海南西部的人,每天会被阳光晒醒。在他们眼里,海南西部是煮沸的茶,是旷野开放的花,亦是心灵遇见的无限蔚蓝。

猖狂的夏季,到了晚上也不停止躁动。这么看来下午的那场小雨并没有消散掉空气中的烧灼成分。夏季的风黏糊糊的,大老远就窥见了它穿过山岗,打在密不透光的枇杷树叶,挪着细碎的脚步向我们走来。

一桶水在烧着,一只蓝色的桶里装着水烧着。时间静静地躺,犹如床上那些堆积的长的衣服裤子,这是方才下楼收回的衣物。枕套套了一半就放下了,它在我缩起来的双脚上如时间一般躺着。我多么想衣柜会走路说话,跳跃起来与我交流,此刻太想跟人说话了。茶几上的陶瓷杯也沉默了下来,我目不转睛地盯着,想象它爆炸它倾斜落下,弄出“咚咚”的响声,这样也好,可是它并没有如此,那优雅的举止仿佛赛过了旁边塑料瓶里插着的野花。野花枯萎了,墙上我用胶带粘紧的小节树枝也枯萎了。小树枝是两小节,刚粘上墙壁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,那一节嫩枝却有种未老先衰的趋向,很容易让人想到——姜还是老的辣。算了,伴着懒洋洋的呼吸声我继续坐着吧,或者,选择在房间里来回踱步。这样一来,来回踱步似乎好一些,走吧,走一下停一下,深深浅浅就是风吹动窗帘的印迹,是不是楼下有个小孩用一根又长又细的棍子往我窗口这儿画四季。回过神后,轻轻地将门打开,蹲下身子捏上一小撮盐,刚好,不咸不淡,把嘴里苦涩的味儿去了许多。衣物也总算整理完毕,它们各安其处。从卫生间里洗个热水澡出来后依旧神志不清的样子,往脸上手上脚上涂涂抹抹,一双干巴巴的眼却令我惊慌不已。这个点还算早,而暮色苍茫。

房间里有种不知名的令人沉静不下来的气氛,我是谈不出这属于什么感情基调了,只是明确并非厌恶而是过于单调,或许是这样。四片扇叶齐刷刷地朝一个方向机械转动,我的脸上沉淀着方才用过的保湿水乳,用手触碰能感觉到一丝黏稠,算了吧,索性撕开一张湿巾纸擦了去,走上几步路,又重新回到床上。这热烘烘的铁炉一角,立马显现出一床不起眼的薄被单,往地板一看,一支黑色钢笔突兀在眼前。我开始想象黑色墨水在薄被单中肆意妄为,有繁花嫩叶鸟声响应云霄,喧哗的都市里西装革履的上班族。不一会儿,其中人不算多的斑马线中间蚂蚁正在搬家,另一旁时常有光着膀子的成年男子经过,和身着紧身上衣短裤尽显曼妙身材的姑娘们,她们携带的包包也鼓足勇气,身姿端庄而挺直,在空洞凌厉的口哨声中他们逐渐隐匿,左一脚右一脚像是步入他们理想的时代中去。

闷热的夜里要悄悄打开窗户,声音不要太大。首先得推开一扇密集的纱网,紧接着才能打开。环顾四周,衣服架上没有衣物,它们看起来索然无味,即便它们天生都有了属于自己的记号。

人生况味
■ 孙令爱

房子里的夏天

■ 孙令爱

为了缓解这种沉闷已久的气氛——这种沉闷已久的气氛是从中午十二点开始的,太阳高高挂起,正是酝酿睡意之时,一直到晚上十点,这段时间内它们吃饱喝足。它们相互之间开始厮杀扭打起来了,也许可以这么说,为了更准确判断最强获胜者,我给它们制造了挑战的机会,关灯,让它们在摸黑中进行摸索。可是,从窗子里折射进来的微光多少还是能够辨认出面部轮廓,而这打从心里的窃喜让我不禁发出了笑声,刚开始断断续续,之后就不再发声,我愿意一同加入这场夺位之争,作为裁判。其间,看到那位精神矍铄的老者,不难看出他是一名忠实的观众,为了跟上队伍的场所变换,他丢掉他的褪了色的灯芯绒帽,脚下的鞋也显得沉重起来,这次不同,它们自己放慢速度然后很快地抽身,并且成功了。

后背火辣辣的,不,应该是说仿佛全身都在冒着腾腾的热气,坐在书桌前,打算回一封信,称呼顶格写,问候语空两格,正文部分到了,可一时间不知如何答复。注意力转移,嗡嗡响的蚊子习惯性在房内凑热闹,趁我不注意便在小腿处叮咬,起初只觉得轻微的瘙痒之感,而后渐渐强烈,下意识的拍击声使得它转移到手背,这蚊子可真是胆大包天!我的小腿部位已被叮咬得红肿并结有硬块,抓挠了几下,进而找来消肿药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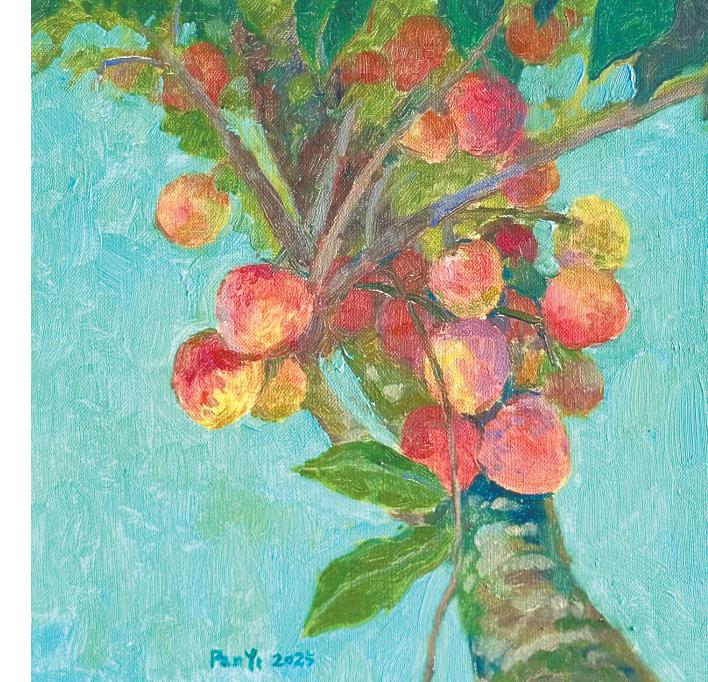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夏季系列》(油画) 查尔斯·考特尼·柯伦 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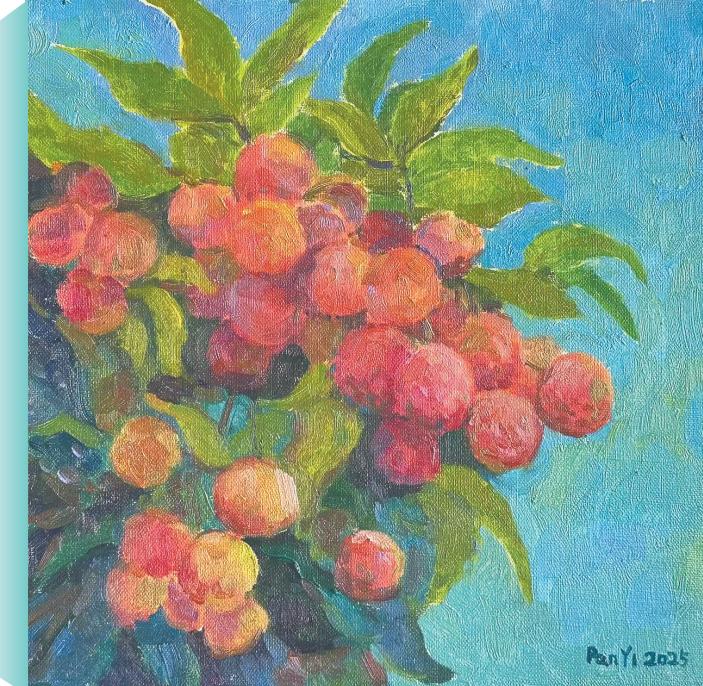
擦拭。插孔里的蚊香液已经起不到作用了吗?不言而喻。

我想尽快结束这萧索无趣的夜晚,悄悄地又拉开房门,随着楼梯扶手的转弯上了楼顶。实在是美妙!包括这目光所至之景,虽然说不上是万般景色宜人,却足以令我闭上双眼尽情享受一番。酒店、商铺、车行等等,一些广告显示屏在红黄蓝绿色调中绘成不同的图景,时而,眼神稍一恍惚,那些彩光便仿佛迅速流动,接着混为一体,看似杂乱无章的万物,也在此刻逐渐消融。马路上的灯光足够明亮,打在路过的每一辆车每一个人身上。而我,我的脑海中思绪万千,又仿佛早已化为一台净化器,将污浊的渍水排除在外。对面的一个村庄,那是小时候母亲不愿意让我们去的地方,说是村子里不干净,我们问“哪里不干净”,母亲停下手里的活,什么都不说,最后以一句“小孩子不用问这些”为结束语。我们小小年纪只得唯命是从,长大成人了巴不得走出去,去到高处甚至想要伸手摘星光,在夕阳笼罩的地方,想尽办法将其收拢进行囊。结束语?啊,是的,我的回信中可不能以“不知道”结尾,最起码也要罗列出几点自己认为可当作答案的观点,祝福语可以简短些。此刻满天星斗闪烁。

差不多了,我该从楼顶回到我的房间去。



《荔枝》系列 (油画) 潘毅 作



Pan Yi 2025

潮汐·纪念《海南日报》创刊75周年

与土地紧密相连

■ 李文峰

大学四年,《海南日报》一直是我最亲密无间的挚友,每晚它都静静躺在我的枕边,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日夜。备战考研的那段艰苦时光,我将《海南日报》头版的政策解读工工整整地裁成卡片,小心翼翼地贴在宿舍墙上,这样只要一抬眼,那些关键信息便能映入眼帘;理论版的评论文章,我反复研读,每一个字都如同点点繁星,照亮我求知的道路,用荧光笔标记过的地方,满满的都是我奋斗的痕迹。

记得有一回,在图书馆里,我偶然翻开一份《海南日报》,一篇关于渔民转产的报道深深吸引了我。文章中描绘的渔民生活,让我深受触动。那些朴实无华的文字,细致地刻画了渔民们在风浪中讨生活的艰辛。这不禁让我联想到我的家乡万宁市和乐镇港北墟的老乡,他们大多以捕鱼为生,完全是靠天吃饭。每次出海,都要直面大自然的喜怒无常,狂风巨浪随时可能让他们辛苦付诸东流,可即便如此,他们依然坚守着这份营生,只为撑起自己的小家,这般坚韧着实令人动容。

后来考公面试,当考官问到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相关问题时,我脑海中瞬间浮现出半年前在《海南日报》上看到的数据,没有丝毫犹豫,脱口而出。考官微微点头,那一刻,我深知这份报纸早已融入我的血液,成为我知识储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开始工作后,《海南日报》更是成了我工作中最得力的助手。每天研读头版政策,已然成为雷

打不动的习惯。为撰写评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的典型案例,我一头扎进过往的报纸堆里,在泛黄的纸页中,前辈们的智慧与实践案例如同一座座灯塔,帮我驱散迷雾,理清思路,找到撰写方向。

终于,我完成了这篇典型案例。没想到,它得到单位的认可,被推荐至农业农村部。2022年8月12日,农业农村部又将文章推荐到央视新闻进

行报道。这份成绩给了我极大的激励,而这一切,都离不开《海南日报》长久以来给予我的知识积累与启发。

2022年,一次,我前往万宁市溪边村挖掘乡村治理典型案例,偶然与《海南日报》记者张惠宁相遇。当时,她也在村里取材。交谈中,张惠宁分享了许多调研与报道的经验,她还说:“挖掘乡村治理案例,要深入到村民的生活里,那些细微之处,往往藏着最真实的治理成效与乡村发展密码。”她的话,让我后续的调研更有方向。

之后,《海南日报》另一位记者李豌到万宁驻站,在工作中,遇到选题上的疑惑,我总会向李豌请教。无论多晚打电话,她都会耐心解答,引导我思考。她常说:“写文章要抓住核心,挖掘最能打动人心的细节。”在她的指导下,我的写作思路越来越清晰,笔下的内容也更有深度和感染力。

再后来,《海南日报》的万宁驻站记者又换成了林博新。林博新对数据和事实要求极高,每次我给他投稿,他都会认真检查,一旦发现数据存疑或者情况不明,就立刻要求我核实。他常说:“新闻人要对每一个字负责,数据和事实是新闻的生命。”

岁月如梭,《海南日报》见证了我每一步成长。铅字会氧化,油墨会褪色,然而,《海南日报》与海南日报人带给我的情谊与温暖,铭刻于心,并使我的人生与新闻、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。未来,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我去书写、去记录。



投稿邮箱 hnrbzpb@163.com

诗路花语

螺号响起(外二首)

■ 李明刚

渔船披着夕阳余晖驶进港湾
父亲叉腰站立船头,挺有仪式感
“呜,呜呜——”他吹响的螺号
音符涌动的大海,余音滔滔不绝
惊飞的林中鸟,穿过木麻黄林子
招来脚步匆匆的人群
父亲的大嗓门阻止不了抢购的热情
满满七八箩鲜鱼,转瞬间都见了底
七八只海鸥上场,螺号导演的剧本进

入高潮

“月仔光光,月仔圆圆,渔哥卖鱼在海边……”

古老的歌谣,掀开海湾四合的暮色
在波澜上荡漾

◎追赶落日

追赶落日,绝对不是一时冲动
潮间带是奔跑的起点,也将是终点
一群身着五颜六色的壮年男女
在异乡的海岸,奔跑如少年
落日没有坠海,奔跑不会止步
海马、海鸥、红蜻蜓,这些热心追随者
让奔跑激情十足
海上日落带来的视觉享受
不亚于一场精彩纪录片
躲在海底的飞鱼,接连跃出海面
为奔跑助威
落日缓缓坠落,是舍不得离开这群发烧友
或是留恋烟火气日盛的人间
一朵五彩云飞过,没有给出答案

◎灯塔图书馆

这是一座废弃的灯塔
塔上曾经的光亮
让夜航人找到归路
斑驳的外墙留不住过往
闲置的日子反复翻晒寂寞
兴起的民宿让它重获新生
改造、包装,内墙立起的书架
一座心灵的灯塔,应运而生
院子的海麻树下
废旧船板制成的桌子和长凳
这露天阅览室,有蓝天白云海风作伴
阅读的快感,堪比任何一家图书馆
月明之夜,一群人围在院子里朗诵
诗歌的美妙在塔顶回荡
用心聆听的少年,心里有一道光划过

茧与蝶(外一首)

■ 陈敏

时针啃食着深夜的寂静
母亲的银针穿梭如蝶
将月光纺成丝线 把星屑织进布帛
那些细密的针脚 是岁月结的茧
裹住我年少时不安分的褶皱
当我终于展开翅膀飞向远方
才发现 每道裂痕里
都藏着她用半生时光
绣就的 破茧密码

◎潮汐

皱纹爬上她眼角时
我正忙着收集远方的潮汐
她把牵挂腌成梅干 装进行囊
盐粒里结晶着二十载晨昏
每当风雨漫过归途
记忆的味蕾总会泛起酸涩
原来 母爱是永不退潮的海
而我 是她掌心那枚
永远潮湿的贝壳

椰城海滨观夕照

■ 陈业秀

沧溟衔赤焰,熔锦幻龙鳞。
桨破金波碎,心随浩渺沦。